

略论沈佺期宋之问诗歌创作

袁媛 方艳霞 周晓辉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文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 沈佺期和宋之问是初唐两位非常重要的诗人，二人并称“沈宋”。他们前期的创作主要是奉和应制之作，内容不够充实，但技法纯熟，在诗歌的声律及对偶方面颇可观。后期，二人均因依附二张被贬，作品因而有了真情实感，辅之以前期养成的诗艺，作品遂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值得我们关注。

【关键词】 沈佺期；宋之问

沈佺期和宋之问是整个初唐时期非常重要的两位诗人，文学史上二人并称“沈宋”。他们前期的创作主要是宫廷应制之作，现以具体作品为例：

兴庆池侍宴应制

沈佺期

碧水澄潭映远空，紫云香驾御微风。
汉家城阙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镜中。
向浦回舟萍已绿，分林蔽殿槿初红。
古来徒羨横汾赏，今日宸游圣藻雄。

这是一首出色的宫廷诗，虽然它按部就班的遵循了“三部曲”的程式惯例：开头是帝王的威严驾临，中二联就相关风景作了具体描绘，结尾是溢美之词。它的出色显然是源自中间两联对句的出色。在沈佺期手中，这两联洗净铅华，返璞归真，毫无一般宫廷诗堆砌事典，浓妆艳抹之弊，以直笔出之，写来晓畅自然，却又韵味十足。颌联上句以汉喻唐，属时人惯用手法，与下句相对，顺理成章，自然而然，无刻意拼凑，勉力而为之感；颈联一“绿”一“红”，色彩鲜明，生意盎然，亦属水到渠成。无独有偶，类似的出众对句屡屡出现在沈佺期的宫廷诗中。他如《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云间树色千花满，竹里泉声百道飞”，《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杨柳千条花欲绽，葡萄百丈蔓初萦”，《人日重宴大明宫赐彩缕人胜应制》：“山鸟初来犹怯啭，林花未发已偷新”，《嵩山石淙侍宴应制》：“溪水泠泠杂行漏，山烟片片绕香炉”等，均明白晓畅，清新自然，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讲，已兆盛唐之音。

奉和梁王宴龙泓应教得微字

宋之问

水府沦幽壑，星轺下紫微。
鸟惊司仆驭，花落侍臣衣。
芳树摇春晚，晴云绕座飞。
淮王正留客，不醉莫言归。

宋之问的这首奉和应教之作，在结构上一如既往的秉承了“三部曲”这一宫廷诗的程式惯例。关于这一点，已无需多费口舌。这里，我们要给予赞赏的依旧是颌联和颈联的出类拔萃。作者于此显然摒弃了传统宫廷诗那种一味堆砌事典，掇拾陈词，在故纸堆里拨拉的做法，一改而为明白晓畅，但又绝不流于直白浅露，而是趣味盎然，情思悠长，于结构上又莫不合对。颌联以“花”对“鸟”，以“侍臣衣”应“司仆驭”，两个出色动词“惊”和“落”的使用，不仅让两组本来没有关系的事物取得了联系，而且使全句顿时活了起来，整个画面充满了情趣，细加分析，则上句和下句又有不同，“鸟惊驭”而有声，“花落衣”则无声，一动一静，愈见偶对之妙。颈联以“晴云”对“芳树”，工整妥当，而“芳”、“晴”二字的嵌用，更添诗美。芳树轻摇，天色渐晚；晴云缭绕，袭座而飞，景色美不胜收。同样的精彩对句亦见于诗人的其它宫廷诗作，如《扈从登封途中作》：“晓云连幕卷，夜火杂星回”，《幸少林寺应制》：“曙阴迎日

尽，春气抱岩流”，《夏日仙萼亭应制》：“野舍时雨润，山杂夏云多”，《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风来花自舞，春入鸟能言”，《酬苏员外味道夏晚寓直省中见赠》：“小池残暑退，高树早凉秋”，《三阳宫石淙侍宴应制》：“岩边树色含风冷，石上泉声带雨秋”等，皆“精丽不待言”。

作为武后时期代表性的台阁诗人，沈佺期宋之问后来因依附武后的男宠“二张”（张昌宗和张易之）而被流放岭南，期间，他们写出情韵俱佳，极富真情实感的作品，值得一读。如：

渡汉江

宋之问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这一首小诗只有二十字，却极其细腻精巧的传达了诗人千回百转，思念家人的复杂心情。诗人被贬岭南，路途遥远，与家人早已断了书信，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消息，时间依旧一往无前，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日子了，转眼，冬去春来，诗人越发思念家人。终于，诗人有机会北回归洛阳，离家乡越来越近，心情却越来越复杂，一方面，因为太久没有家人的消息，担心家人是否平安健康，心情忐忑，因此不敢询问来人，后两句很好的传达出那种一方面迫切想知道一方面又害怕听到不幸消息的复杂心情。另一方面，诗人此次北归是逃回，离家乡越近，也越担心自己被人发现。此诗后两句语浅意远，历来传为佳句。

再如：

遥同杜员外谗言过岭

沈佺期

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白云。
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
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
两地江山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

这首诗同样是被贬之作，天长地阔，山长水远，五岭以南，蛮荒之地，离帝都京城越来越远，当年，东都洛阳，洛水之滨，曾经是多么热闹，而今，两相对比，目之所见，只有崇山峻岭，瘴疠之气。自己也像南浮涨海的那个牵牛人一样，恍恍惚惚，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回首北望，大雁至回雁峰不再南飞，而自己却前路漫漫，贬所路远，还要一直往南走。从贬所到遥远的京城，相隔千山万里，我何时才能北归，才能重见明君。全诗感情深挚哀婉，很好的表达了作者急切盼望被赦免北归的心情，颇能打动人。而且，整首诗声韵流畅，对仗工稳妥帖，具有极高的艺术魅力，为初唐七律诗的成熟之作。

总之，如果说沈宋二人前期作为典型的台阁诗人，他们的创作还只是局限于奉和应制之作，因此，我们关注的主要是其诗歌在对偶声律方面的成就的话，那么二人被贬之后的创作，因其充实的内容以及真情实感，取得了非常引人注目的成就，值得我们当下的读者去认真研读。